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序

嘗論夫水發源之時，僅可濫觴，漸而為溪為澗，為江為湖，汪洋巨浸，而放平四海。當其衝決，懷山襄陵，莫可御遏，真為至神至勇也！及其恬靜，浴日沐月，澄霞吹練，鷗鷺浮於上，魚龍潛其中，漁歌擁棹，越女採蓮，又為至文至弱矣！文章亦然。蘇端明云：「我文如萬斛泉。」是也。《水滸》更似之，其序英雄、舉事實，有排山倒海之勢；曲畫細微，亦見安瀾文漪之容。故垂四百餘年，耳目常新、流覽不廢。近世之稱官野乘，黃茅白草，一覽而盡，不可咀嚼。豈意復有《後傳》，機局更翻，章句不襲，大而圖王定霸，小而巷事里談，文人之舌，慧而不窮。世道之隆替，人心之險易，靡不各極其致。繪雲漢覺熱，圖峨嵋則寒，非一味銅將軍鐵綽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。嗟乎！我知古宋遺民之心矣。窮愁潦倒，滿腹牢騷，胸中塊磊，無酒可澆，故借此殘局而著成之也。然肝腸如雪，意氣如雲，秉志忠貞，不甘阿附，傲慢寓謙和，隱諷兼規正，名言成串，觸處為奇，又非漫然如許伯哭世、劉四罵人而已。

昔人云：《南華》是一部怒書，《西廂》是一部想書，《楞嚴》是一部悟書，《離騷》是一部哀書。今觀《後傳》之群雄之激變而起，是得《南華》之怒；婦女之含愁斂怨，是得《西廂》之想；中原陸沉，海外流放，是得《離騷》之哀；牡蠣灘、丹露宮之警喻，是得《楞嚴》之悟。不謂是傳而兼四大奇書之長也！雖然，更為古宋遺民惜。渾沌世界，何用穿鑿，使物無遁形，寧不畏為造化小兒所忌？必其垂老，窮顛連痼，孤筇絕後，而短褐不完，藜藿不繼，屢憎於人，思沉湘蹈海而死，必非紆青拖紫，策堅乘肥，左娥右綠，阿者堆塞，飽饜酒肉之徒，能措一辭也！安得一識其人以驗予言之不謬哉？

萬曆戊申秋抄，雁宕山樵識。